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八

錢塘程川撰

易八

上經一

魏丙材仲問元亨利貞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蓋上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以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利

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然伏羲之卦又也難理會故文王從而爲之辭於其間無非教人之意如曰元亨利貞則雖大亨然亦利於正如不貞雖有大亨之卦亦不可用如曰潛龍勿用則陽氣在下故教人以勿用童蒙則又教人以須是如童蒙而求資益於人方吉凡言吉則不如是便有箇凶在那裏凡言不好則莫如是然後有箇好在那裏他只是不曾說出耳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

淵錄

東坡易說六箇物事若相咬然此恐是老蘇意其他若佛說者恐是東坡

賀孫錄

晁說之謂易占隨日隨時變但守見辭者死法也

不知何氏錄

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

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

晏淵録

問䕫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先看見乃謂之象一説䕫溪未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之在道猶易之有太極耶此意如何曰如此教人只好聽耳使某答之必先教他將六十四卦自乾坤起至雜卦且熟讀曉得源流方可及此

煇録

録中象之在道李方子録云象之于道録中如此教

人只好聽耳云云方子錄云先生云此不可曉其實見而未形有無之閒為象形則為器也

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曰且看見乃謂之象一句通此一句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籍溪思之不得天授曰豈不知易有太極者乎先生曰若做箇說話乍看似好但學易功夫不是如此不過熟讀精思自首至尾章章推究字字玩索以求聖人作易之意庶幾其可一言半句如何便了得他

周謨録字舜弼南康人己亥以後所
聞先生五十歲饒録四卷五卷中
録中若敘簡説話乍看似好云云林學履
録云他自是一家説能誤人其説未是

涪人譙定受學於二郭載子厚為象學其説云易有象學數學象學非自有所見不可得非師所能得也譙與原仲書云如公所言推為文辭則可若見處則未公豈不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極耶後云語直傷交辛冀亮察見字本當音現譙作如字意譙作妝牛圖其序略云學所以明心禮所以行敬明心則性斯

道理也都好但不知聖人元初之意果是如何春秋亦然

輔廣録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

朱子五經語類卷八

錢塘程川撰

易八

上經一

魏丙材仲問元亨利貞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蓋上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

識故聖人立龜以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利

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然伏羲之卦又也難理會故文王從而為之辭於其間無非教人之意如曰元亨利貞則雖大亨然亦利於正如不貞雖有大亨之卦亦不可用如曰潛龍勿用則陽氣在下故教人以勿用童蒙則又教人以須是如童蒙而求資益於人方吉凡言吉則不如是便有箇凶在那裏凡言不好則莫如是然後有箇好在那裏他只是不曾説出耳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單得天

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 楊道夫錄

乾彖辭

文王本說元亨利貞為大亨利正夫子以為四德梅蘂初生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物生為元長為亨成而未全為利成熟為貞 甘節錄

乾彖辭

問乾者天之性情是天之道否曰性情是天變健地變順處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曰所謂天命之謂性此

是說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形體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此是謂帝以此理付之便有主宰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形體又問今之郊祀何故有許多帝曰而今煞添差了天帝共成十箇帝了且如漢時祀太乙便即是帝而今又別祀太乙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周禮中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之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之象鄭氏以為北極看來非也北極只

是星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

林夔孫錄

乾象辭程傳

錄中且如漢時祀太乙便即是帝向下池本云問今郊祀也祀太乙而今都重了

問乾者天之性情健而無息之謂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字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不息非性何以能此

沈僴録

乾彖辭程傳

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也

程端蒙録

乾彖辭程傳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是以乾之剛健取義健而不息便是天之性情此性如人之氣質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之用便是天之情靜也專便是性動也直便是情

黃㽦錄

乾彖辭程傳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只是論其性體之健靜專是性動直是情大抵乾健雖靜時亦專到動時便行之以直坤主順只是翕闢謂如一箇剛健底人雖在此靜坐亦專一而有箇作用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其直可知若一柔順人坐時便只恁地靜坐收歛全無箇營為底意思其動也只是闢而已又問如此則乾雖靜時亦有動意否曰然

賀僩錄

乾彖辭程傳

問黄先之易說因曰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解經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蔡賀孫錄

乾彖辭程傳

或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

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也因舉莊子孰綱維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也見得這道理如圭峰禪師說知字樣

黄卓錄

乾彖辭程傳

沈僩錄同

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妙用是其所以然者

黄義剛錄

乾彖辭程傳

叔器問功用謂之鬼神妙用謂之神曰功用兼精粗而言是説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是陰陽二氣往來屈伸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以四時言之春夏便爲神秋冬便爲鬼又如晝夜晝便神夜便鬼以人言之語爲神嘿爲鬼動爲神静爲鬼以氣息言之呼爲神吸爲鬼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

君蒿使人精神竦動處是悽愴如武帝致李夫人其風肅然是也又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曰易言精氣為物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魂魄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燒得出來底汁子便是魄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魂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蔕安卿問體與魂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便是魄曰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注謂魂陽神也魄陰神也此語說得好安卿問心之精爽

是謂䰟魄曰只是此意又問人生始化曰䰟如何是始化曰是胎中初略略成形時又問哉生魄曰是月十六日初生那黑處揚子言月未望而生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他錯説了後來四子費盡氣力去解轉不分明温公又於正文改一字解也説不出

黄義剛録

乾象辭程傳

録中晝便神夜便鬼句下陳淳録云所以鬼神出録中使人精神竦動處淳録云使人精神悚動處録中其風肅然是也句下淳録云問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妖鳥陰類亦多夜鳴録中

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句下淳錄云此不可以魂魄論錄中燒得出來底汁子便是魄二句淳錄云漿便是魄煙便是魂

莊仲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是有一箇漸次形迹神則忽然如此忽然不如此無一箇蹤由要之亦不離於鬼神只是無迹可見 陳文蔚錄

乾象辭程傳

以功用謂之鬼神此以氣之屈伸往來言也以妙用謂之神此言忽然如此又忽然不如此者鬼是一定底

神是變而不可知底

程端蒙録

乾彖辭程傳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神之妙用也

沈僩録

乾彖辭程傳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

來消長有麤迹可見者以妙用謂之神是忽然如此皆不可測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在這裏忽然在那裏

不知何氏錄

乾彖辭程傳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只是往來屈伸功用只是論發見者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妙處即是神其發見而見於功用者謂之鬼神至於不測者則謂之神如鬼神者造化之迹鬼神者二

氣之良能二説皆妙所謂造化之迹者就人言之亦造化之迹也其生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便是鬼神所謂二氣良能者鬼神只是以陰陽言又分言之則鬼是陰神是陽大率往為陰來為陽屈為陰伸為陽無一物無往來屈伸之義便皆鬼神著見者也又問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却如何曰亦只是此往來屈伸之氣古人到祭祀處便是招呼得來如天地山川先祖皆不可以形求却是以此誠

意求之其氣便聚又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其氣亦自在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才致精神以求之便來格便有來底道理古人於祭祀處極重直是要求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在此之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靜去求之徐元震問中庸體物而不可遺曰所謂體物不可遺者蓋此理於人初不相離萬物皆體之究其極只是陰陽造化而已故太極圖言大哉易乎只以陰陽剛柔仁

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是隂陽二氣屈伸往來耳

不知何氏錄 乾彖辭發傳

符兄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曰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運轉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

信得他是斷然不息 僩 蓋卿録

乾彖辭程傳

李方子録云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下同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是有氣則理便

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

燮淵錄

乾彖辭程傳

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闕時然天地間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是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不

畫故其略添字說畫

舒高録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録十九卷中

乾彖辭程傳

問乾元亨利貞注云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竊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倣此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

又後面卦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黄榦錄

乾彖辭本義

朱子五經語類卷八

朱子五經語類卷九

錢塘程川撰

易九

上經二

問易傳乾卦引舜事以證之當初若逐卦引得這般事來證大好看曰便是當時不曾計會得久之曰經解說潔淨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做伊川却不以為

然據某看此語自說得好葢易之書誠然是潔淨精微他那句語都是懸空說在這裏都不犯手如伊川說得都犯手勢引舜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舜來當初聖人作易又何嘗說乾是舜他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被人說得來事多失了他潔淨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如言公即位便真箇有箇公即位如言子弑父臣弑君便真箇是有此事易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

以明象因數以推數因這象數便推過吉凶以示人而已都無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沈僩錄

乾文辭程傳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為舜側微時九二為舜佃漁時九三為玄德升聞時九四為歷試時何以見得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

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
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
也它皆倣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
道理故聖人為象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
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
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
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

董銖錄

乾初九九二九三九四爻辭程傳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己身上取底有自己當不得這卦象却就那人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言到那見龍自家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五飛龍便是人君大人却是在下之大人

乾初九九二九五爻辭

𡕥淵錄

易爻只似而今發課底卦影相似如云初九潛龍勿用這只是戒占者之辭解者遂去這上面生義理以初九當潛龍勿用九二當利見大人初九是箇甚麼如

何會潛如何會勿用試討這箇人來看九二爻又是甚麽人他又如何會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嘗見林艾軒云世之發六壬課者以丙配壬則吉蓋火合水也如卦影云朱鳥翾翾歸於海之湄吉這箇只是說水火合則吉爾若使此語出自聖人之口則解者必去上面說道理以為朱鳥如何海湄如何矣

沈僴録

乾初九九二爻辭

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

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人得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恁地說

（夔淵錄）

乾初九九二爻辭

其他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當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又如九三不說

龍亦不可曉若說龍時這亦是龍之在那亢旱處他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

晏淵錄

乾九二九三爻辭

或言乾之六爻其位雖不同而其為徳則一曰某未要人看易這箇都難說如乾卦他爻皆可作自家身上說惟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九二有甚麽形影如何教見大人某看來易本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見大人大人不

必說人君也

葉賀孫錄

乾九二九五文辭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爲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

㬊淵錄

乾九二九五文辭

看來大人只是這大人無不同處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是說人占得這

文利於見大人萬物覩之覩便是見字且如學聚問辨說箇君德前一處也說君德蓋說道雖非君位而有君德下面說許多大人者言所以為大人者如此令郤說二五相見郤揍不着他這語脉且如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只是說先時不好後來郤好西南便合着東北便合不着豈是說卦爻只是說占底人常觀解易底惟是東坡會做文字了都揍着他語脉如渙其羣元吉諸家皆云渙散了郤成羣

都不成語句唯東坡説道渙散他小小羣聚合成一大羣如那天下混一之際破散他小羣成一大羣如此方成文理

乾九二九五文辭　夔淵録

問程易於九二云利見大德之君又言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丈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曰此當以所占

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為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人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君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

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銖

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借虛設故用不窮人人皆用

得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存體應用稽實

待虛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無

不週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董銖録

乾九二九五爻辭程傳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

者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得那

所利見之人

僴淵錄

乾九二九五文辭程傳

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强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乾厲之象也

董銖錄

乾九三文辭

祖道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句亦是

拘了記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爻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説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説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著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

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咎也

曾祖道錄

乾九三文辭

竇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添着一件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往往亦只如此如言存箇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欲天理自然存如顔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

廖德明錄

乾九三文辭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

夔淵錄

乾九三爻辭

問乾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賢之別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說得好及到遯卦解釋又却分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更有分作守令之卦者古者又何嘗有此不知是如何以其觀之無問聖人以至士庶但當此時便當恁地兢惕

卜得此爻也當儆地兢惕

劉砥錄

乾九三爻辭𫝊傳

錄中苟不說戒何以為教句下吳淵錄云發得此意極好又淵錄云𠉀意因時而惕聖人亦常有此心

或躍在淵淵是通處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則通上下躍即飛在天

黄𤳹錄

乾九四爻辭

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無實底之物躍是那不着地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

僩淵錄

乾九四爻辭

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曰易不可恁地看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者天下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乾九四為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却此一爻只主一事則易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

金去偽錄

乾九四爻辭

凡占得卦爻要在互分賓主各據地位而推如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揣自己有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如聖人作而萬物咸覩作之者在我而覩之者在彼我為主而彼為賓也自己無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利見彼之大人作之者在彼而覩之者在我我為賓而彼為主也

沈僩録

乾九五文辭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他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却别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

楊道夫録

乾九五爻辭

問龜山說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為義以天位言之不可階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盡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耳

廖德明録

乾九五爻辭

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是不變底它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彖辭用九蓋是説變

叟淵録

乾用九爻辭

問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為天下先則凶无首則吉曰凡説文字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如歐公説方有情理其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

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龍无首為句蓋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只是人主方用得以下便使不得恐不如此又曰如歐說蓋為卜筮言所以須著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無此也得

劉礪錄

乾用九爻辭

見羣龍无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見得那用九

用六之説

晏淵録

乾用九爻辭

伯豐問乾用九爻辭如何便是坤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曰此只是无首所以言利牝馬之貞无牝馬

黄㽦録

乾用九爻辭本義

羣龍无首便是利牝馬者為不利牡而却利牝如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皆是無頭底

晏淵録

乾用九爻辭本義

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說乾之元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說乾之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是說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是說乾之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說聖人之利貞此本義之言但程易云首出庶物這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萬國咸寧如何曰恁地說也得只恐牽强

僩錄

乾彖傳

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做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却是說天人相接處

夔淵錄

乾彖傳

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猶言性統形爾

揚端敬錄

乾彖傳

問乾元統天曰乾只是天之性情不是兩箇物事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

呂燾錄

乾彖傳

問乾元統天注作健者能用形者也恐說得是否曰也是然只是說得乾健不見得是乾元蓋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則大意主在元字上

林學履錄

乾彖傳

大明終始這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喻

相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是他出來如孔子為魯司冦時便是他大故顯了到那獲麟絶筆便是他亢龍時這是在下之聖人然這卦大槪是説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

晏淵録

乾彖傳

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强說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强說不通處銖因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耶說乾道明之耶此處果是說得鶻突但遺書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此語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終始如何曰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

無以為始不貞則無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乘他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
董銖録

大明終始是就人上説楊遵道錄中言人能大明乾道之終始易傳却無人字某謂文字疑似處須下語剖析教分曉

李方子錄

乾彖傳

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

又曰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

劉礪錄

乾彖傳

乘字大概只是譬喻御字龜山說做御馬之御却恐傷於太巧這段是古人長連地說下去却不分曉伊川傳說得也不分曉語錄中有一段却分曉乃是楊遵道所録云人大明天道之終始這處下箇人字是緊切底字讀書須是看這般處

燾淵録

乾彖傳

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概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仔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

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他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些子天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

晏淵錄

乾彖傳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說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

爰淵錄
乾彖傳

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

甘節錄
乾彖傳

問保合太和乃利貞曰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軀殼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此便是

利及其既實而堅此便是貞矣葢乾道變化發生之始此是元也各正性命小以遂其小大以遂其大則是亨矣能保合矣全其太和之性則可利貞

黄卓録

乾彖傳

保合太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是小底天地

陳文蔚録

乾彖傳

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是秋為

變到那全然天涼沒一些熱時是化否曰然又問這

箇變化字却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不同如何曰這又

別有些意思是言剛化為柔柔變為剛蓋變是自無

而有化是自有而無也

呂燾錄

乾彖傳

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

君道如何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首出庶物萬

國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有是聰明睿知高出

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知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他

劉礪錄

乾彖傳

錄中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之天字饒錄作乾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為天行健

李季札錄

乾象傳

問天行健曰胡安定說得好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

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云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銖未違先生曰如弄椀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

董銖錄

乾象傳

問衛老疑問中天行健一段先生批問他云如何見得天之行健德明竊謂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之中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無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先生曰他却不是如此只管去自强不息上討又説邠老社倉宜避去事舉易之否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

廖德明錄

乾象傳

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强不息曰非是説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為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甞息也

呂燾録

乾彖傳

朱子五經語類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垣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李崇實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

錢塘程川撰

易十

上經三

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

未穩也

潘植録字立之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饒録二十九卷中

乾文言

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亦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

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周子遂喚作中利者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

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蓋

義是斷制裁割底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徒義須著些利則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苦物恐人嫌須著些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之幹幹事言

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榦如板築之有楨榦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土中為骨俗謂之夜又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榦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緊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乎則謂之正也

董銖録

乾文言第一節

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禮義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

禮次序却不同何也曰此仁禮義智猶言春夏秋冬也仁義禮智猶言春秋夏冬也因問李子思易說曰他是胡說因問或云先生許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果否曰就他說中此條稍是但渠只是以乾卦說修辭立其誠閑邪存其誠坤卦說敬以直內便說是誠敬爾銖云恐渠亦未曾實識得誠敬曰固是且謾說耳

董銖錄

乾文言第一節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曰他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略自不同

黄義剛録

乾文言第一節

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温凉燥濕以四方言之為東西南北

甘節錄

乾文言第一節

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陰陽極處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

林恪錄

乾文言第一節

温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

甘節錄

乾文言第一節

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底

意思利則配之胸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臟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

楊道夫録
乾文言第一節

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穟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

廖德明録
乾文言第一節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裡面自有次序

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

㬊淵録

乾文言第一節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裡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

㬊淵録

乾文言第一節

問道鄉謂四德之中各具四德竊嘗思之謂之各具四德如康節所謂春之春春之夏春之秋春之冬夏之

春夏之夏夏之秋夏之冬則可謂之能迭相統攝如春可以包夏夏亦可以包春則不可也先生復令舉似道卿之説曰便是他不須得恁地説

楊道夫録

乾文言第一節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説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

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幹事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剥之為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ㄗ猶未是受用處在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一節

光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

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包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辭遜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無惻隱便都沒下許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遜也是仁發在辭遜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問這猶金木水火否曰然仁是木禮是火義是金智是水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一節

曽兄亦問此答曰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言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

黄卓録

乾文言第一節

問天地生物氣象如溫厚和粹即天地生物之仁否曰這是從生處說來如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他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

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則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怵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隱地未至大段發出道夫曰他所以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葢以其未散也曰他這箇是事事充滿如惻隱則皆是惻隱羞惡則皆是羞惡辭遜是非則皆是辭遜是非初無不充滿處但人為己私所隔故多空虛處爾

楊道夫録

乾文言第一節

論乾之四德曰貞取以配冬者以其固也孟子以知斯二者弗去爲知之實弗去之説乃貞固之意彼知亦配冬也

李壯祖録

乾文言第一節

言四德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也不有其功言化育之無迹處爲貞因言貞於五常爲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兩義又文言訓正

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云冐有兩
有龜有蛇所以朔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
楊方録
乾文言第一節
致道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
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
潘時舉録
乾文言第一節
易言元者善之長說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
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時

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

晏淵錄

乾文言第一節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沈僩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亨者嘉之會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

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林賜錄

乾文言第一節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美便是嘉之會

黄㽦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亨者嘉之會曰春天萬物發生未大故齊到夏一時發生都齊旺許多好物皆萃聚在這裏便是嘉之會

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動容周旋皆中禮便是嘉之
會嘉會足以合禮須是嘉其會始得
陳淳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亨者嘉之會曰嘉是美會是聚無不盡美處是亨蓋
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豐盈咸遂其美然若
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為會須是合聚
來皆如此方謂之會如嘉會足以合禮則自上文體
仁而言謂君子嘉其會此嘉字說得輕又不當如前

說此只是嘉其所會此嘉字當若文之以禮樂之文字蓋禮樂之文則文字為重到得文之以禮樂便不同謂如在人若一言一行之美亦不足以為會直是事事皆盡美方可以為會都無私意方可以合禮

黄𥃩録

乾文言第一節

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蓋言萬物各有好時然到此亨之時皆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會集之義也人之修為便處處皆要好不特是只要

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還皆中乎禮可也故曰嘉會嘉其所會也

呂燾録

乾文言第一節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葢是義便無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

潘植録

乾文言第一節

義之和只是中節蓋義有箇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不是和

劉礪録

乾文言第一節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為和也

沈僩録

乾文言第一節

利者義之和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不知何氏録
乾文言第一節

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

金去偽録
乾文言第一節

施問利者義之和曰義之分别似乎無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蓋嚴肅之氣義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

又曰亨者嘉之會會聚也正是夏萬物一齊長時然上句嘉字重會字輕下句會字重嘉字輕

鄭可學錄

乾文言第一節

利者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為父子之為子君之為君臣之為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和者豈不是利利字與不利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

鄭南升錄字文相湖州人癸丑所聞

先生六十四歲饒錄二十五卷中

乾文言第一節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時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句義初似不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别後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

不知何氏録

乾文言第一節程傳

録中義初似不和却和云云劉砥録云義則和矣義則無不利矣然義其初截然近于不和不利其終則至于各得其宜云云

貞者事之幹伊川説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説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

夔淵録

乾文言第一節

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幹問又

有所謂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為正而固守之

黄幹録

乾文言第一節

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守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

葉賀孫録

乾文言第一節

問伊川解體仁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為仁

只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乃能利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曰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但前輩之說不欲辨他不是只是曉得便了

林學履錄

乾文言第一節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是箇道理須着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得未是

乾文言第一節

夔淵録

問體仁解云以仁爲體是如何曰說只得如此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

乾文言第一節

林學履録

體仁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

乾文言第一節

沈僩録

嘉會雖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

未說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他盡嘉會便是如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為嘉會會字張葆先用齊字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謂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慘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不利則義未和

夔淵錄

乾文言第一節

嘉會者萬物皆發見在裡許直卿云猶言萬物皆相見處得事事是故謂之嘉會一事不是便不謂之嘉會是禮發見處意思却在未發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討箇和

李方子錄

乾文言第一節

利物足以和義此數句最難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為義

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說則義在利之外分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直是有内外之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小大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至於天地萬物無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爾此只是就義中便有一箇和既曰利者義之

和却說利物足以和義蓋不如此不足以和其義也嘉會足以合禮嘉美也會是集齊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鬬湊到此故謂之會耳屬夏如春生之物自是或先或後或長或短未能齊整纔到夏便各各一時茂盛此所謂嘉之會也嘉其所會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就耳者嘉之會觀之嘉字是實會字是虛嘉會足以合禮則嘉字却輕會字却重貞固足以幹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

事是與立箇骨子所以為事之幹欲為事而非此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

周謨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便有分別當其分別之時覺得來不和及其分別得各得其所使物物皆利却是和其義如天之生物物物有箇分別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君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以為子各得其利便是和若君

處臣位臣處君位安得和乎又問覺得於上句字義顛倒曰惟其利於物者所以和其義耳正淳問貞固字却與上文體仁嘉會利物亦似不同曰亦是比方便須用兩字方説得盡

黄㽦錄

乾文言第一節

閑利物足以和義曰義斷是非别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辨則便是利此乃是和處也

潘時舉錄

乾文言第一節

利物足以和義凡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義自不同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理便是順利便是和處事物莫不皆然

萬人傑錄　乾文言第一節

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見他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

夔淵錄　乾文言第一節

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

乾文言第一節

羮淵録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一

錢塘程川撰

易十一

上經四

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也難

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

㬥淵録

乾文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程傳

問程易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賛咏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

董銖録

乾文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程傳

問伊川分乾之時乾之義如何曰也是覺得不親切聖人只是敷演其義又無要押韻那裡恁地分別

劉礪録

乾文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程傳

問乾卦内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否曰此正說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却錯雜說了

沈僩録

乾文言第二節

九二處得其中都不著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

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髙而危故有乾乾之戒

萬人傑録

乾文言第二節

問閑邪莫是為防閑抵拒那外物使不得侵近否曰固是凡言邪皆自外至者也然只視聽言動無非禮便是閑

程端蒙録

乾文言第二節本義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説這箇君徳却是要發明大人

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凑著豈不快活人只為中間多有凑不著底不可曉

夔淵録

乾文言第二節

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箇大人所以去這裡説箇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説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説得這箇大人做兩様

蒙淵録

乾文言第二節

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裡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

蒙淵録

乾文言第二節本義

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他入來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

蒙淵録

乾文言第二節本義

問九二説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修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修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至潛龍也已是説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修業乾乾惕息恐懼此便是伊周地位九四位便乖這

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所在縱有水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到

上九又亢了看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恁滚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裡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裡則將那道理處之

陳淳錄

乾文言第一節

錄中此便是伊周地位徐寓錄無此七字錄中湯武鳴條牧野時句下寓錄云九三是伊周地位已自離了錄中無一時閑句下寓錄云跳得時便做有德無位做不徹亦不失為潛龍

體無剛柔位有貴賤因他這貴賤之位隨緊慢說有那

難處有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如此九二位正中便不恁地

夔淵録
乾文言第二節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修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别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修辭立誠大段著氣力又問進德修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修業不但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

林夔孫録
乾文言第二節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二一爻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邪所謂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為無斁亦保是此意否曰謹信存誠是裡面工夫無迹忠信進德修辭居業是外

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

董銖

乾文言第二節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

董銖

乾文言第二節

君子進德至存義也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而有信之忠信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飢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

德則所知所行自進而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只看進字居字可見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此一段只是説終日乾乾而已林學履録

乾文言第二節

問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所以居業曰這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而誠孟子之反

身而誠樣誠字是知得真實了知得決然是如此更攧撲不碎了只欠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真實極至處修辭立誠是做到真實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箇甚麽前頭黑淬淬地如何地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箇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無箇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這裏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身而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舊又見先生說孟子有諸已之謂信亦是易中所謂忠信非主忠信之忠信也）若看不透

且休待他時看而今正是這忠信所以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那修辭立誠一段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修辭者只是工夫之一件否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無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又曰忠信是始修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終之而不去又問忠信所以進德至居業

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問如此則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裡大槩都是學者事問須見某人言乾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否曰某不見得如此便是這物事勞攘好說他是聖人事又有說學者處如初九云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九三便說得勞攘只做得學者事矣問內卦以德學言外卦

以時位言此却是曰然

沈僩録

乾文言第二節

問進德修業進德只一般說至修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曰未要去理會居字修字且須理會如何是德如何是業曰德者本於内而言業者見於外而言曰内外字近之德者得之於心者也業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也且如事親之誠心真箇是得之於吾心而後見於事親之際方能有所就緒然

却須是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一事不誠實猶木之有根其生不已

蕭佐録 乾文言第二節

亞夫問進德修業復云居業所以不同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

龔蓋卿録 乾文言第二節

進德修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修辭立其誠是說

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修業最好玩味

_{夔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進德修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却須著居修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裡面便是居不成道修些箇了便了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做兩字明道只做一箇說明道說這徹底說得條直

夔淵録

乾文言第二節

林安卿問修業居業之别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修作是修常常如此是守

黄義剛録

乾文言第二節

或問修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修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

則常而不厭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忠信所以進德一段曰這忠信如反身而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恁地底地位是主學者而言在聖人則為至誠忠信不足以言之也忠信是真箇見得這道理決然是如此既見得如此便有箇進處不然則黑淬淬地進箇甚麽此其所以進德修辭立誠便是真箇做得如此去做所以曰居業然而忠信便是見得

修辭立誠底許多道理修辭立誠便是居那忠信底許多道理蓋是見得分明方有箇進處若不曾見得則從何處進分明黑淬淬地進箇甚麽然見得箇道理見如此却不去做便是空見得如不曾見相似知至至之如忠信進德底意思蓋是見得在那裡如望見在那裡相似便要到那裡所以曰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如修辭立誠底意思蓋已是在這裡做決要做到那裡所以曰可與存義若只見得不去行時也如

何存得許多道理惟是見得而又能行方可以存義也又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恐是大率立箇期限如此曰這只是箇始終

呂燾録

乾文言第二節

問忠信所以進徳曰忠信甚當説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徳與知至至

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曰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别處説不同因舉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粮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厮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

林夔孫録

乾文言第二節

問忠信進德一段曰忠信是心中所發真見得道理如

此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修辭立誠是就事上說欲無一言之不實也問修辭也是舉一端而言否曰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又云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蓋真見得這道理遂求以至之知終終之是屬修辭立誠上說蓋事是已行到那地頭了遂守之而不失又云忠信進德是見箇修辭立誠底道理修辭立誠是行箇忠信進德底道理

林學履錄

乾文言第二節

敬之問忠信至存義也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裡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

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修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裡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强似一日日日振作似一日

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裡可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奈何勉強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

業賀孫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疑忠信是指

言行發於外者而言如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皆是發見於外者如何却言進德修辭立誠與忠信果何異又指為居業何也曰忠信是心中朴實頭見得道理如此故其德日進而不已猶孟子所謂有諸已者是也故指進德而言修辭立誠却是就言語上說又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潘柄錄字謙之三山人癸卯以後所聞先生五十四歲饒錄六卷中

乾文言第二節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為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修辭處立誠又是進德事

董銖録

乾文言第二節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說實理信如吾斯之未能信忠信進德就心上說居業就事上說

狀端蒙録

乾文言第二節

忠信所以進德只是著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得常常做去業只是這箇業今日修辭立其誠明日又修辭立其誠

夒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

鍾震錄守春伯潭州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十六卷中

乾文言第二節

忠信所以進德實便光明如誠意之潤身

李方子録

乾文言第二節

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孰禦

楊道夫録

乾文言第二節

問忠信進德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林學履録

乾文言第二節

蜚卿舉聖賢所說忠信處以求其同異曰公所舉許多

忠信只是一箇但地頭不同直卿問乾之忠信與他處所謂忠信正猶夫子之忠恕與子思所謂違道不遠之忠恕相似曰不然此非有等級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所謂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次於无妄耳先生復問昨所說如何曰先生昨舉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說忠信所以進德曰只是如此何不以此思之適所舉忠信只是對人言之者乾之忠信是專在己上言之者乾卦分明是先見得

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往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著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道夫問易傳云内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

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履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為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焉能有得乎有諸已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為善有惡以間之為不善又有愧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

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教去後此最學者所宜察

楊道夫錄

乾文言第二節

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裡行出來方見這便是德忠信是真實如此

夔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居業當兼言行言之今獨曰修辭何也曰此只是上文意人多因言語上便不忠信不忠信首先是言語

因言忠信進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有此根本德方可進修辭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

吳必大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修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沈僩録

乾文言第二節

彦忠云先生云修辭便是遜以出之如子貢問衛君之事亦見得遜處

程端蒙録

乾文言第二節

符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裡便可與理

曾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

到那裡這裡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

這裡明日也存主在這裡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二節

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

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

在那裡從後行去這便是修德之事進德是要日新

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故說道可與幾未做

到那裡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著那幾字至字又貼著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終者只這裡終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

旻淵録

乾文言第二節

録中終則只是要守句以下李壯祖録云知終終之是居業意修詞立其誠今日也只做此事明日也只做此事更無住底意故曰可與存義也

知至至之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日日新又日新進進而不已也居業者日日守定在此也然必内有忠信方能修辭心不在時如何修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無息之意於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

曽祖道録

乾文言第二節

用之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

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則不謂之幾幾者先知之謂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之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

沈僩録

乾文言第二節

林閎知至與知終終字至字其義相近如何曰這處人都作兩段滚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

與終之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須著行去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上兩箇知字却一般舉遺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此

徐㝢錄

乾文言第二節

知至是要知所至之地至之便是至那地頭了知終是知得合如此終之便須下終底工夫幾字是知之初

方是見得事幾便須是至之存義是守得定方存得這義

劉礪錄
乾文言第二節

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往而止之

曾祖道錄
乾文言第二節

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

到那裡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重至字輕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二節

知至雖未做到那裡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去修辭立其誠以終他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可與幾是一類事這般處說得精便與那崇德廣業知崇禮卑一般若是那始條理終條理底說得麄

晁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如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

同

不知何氏録
乾文言第二節

可與存義也存字似不甚貼義字然亦且作存字看所以伊川云守之在後

程端蒙録
乾文言第二節

内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便是修省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去又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至之便是真箇求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取便是終之如修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裡先見得箇事幾便是見得到那裡可與存義便似守得箇物事在一箇是進一箇是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無忘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

葉賀孫録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問内積忠信是誠之於内擇言篤志是誠之於外否曰内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固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者自相無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然某却疑似亦不必如此説只將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説自得蓋無一念之不誠所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許多又進許多無一言之不實所

以居其業也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此又有以居之也

楊道夫録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内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著力守之

葉賀孫録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伊川説内積忠信積字説得好某實其善之説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

林學履録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伊川解修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寛不如明道說云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

林學履録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明道論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洞洞流轉若伊川以篤志解立其誠則緩了

舒高録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擇言是修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修業只是一事進德是就心上説修業是就事上説

楊道夫録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

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箇一一到那上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實從此實處去便是做進德處也

董銖錄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閑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既無不誠則

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者無一毫之不實若有一毫之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夫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裡皆實無一毫之偽然後有以為進德之地德方日新矣又問修辭云無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又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

沈僩録

乾文言第二節本義

錄中又問修辭句下池錄云本義說見于事者錄末池錄有云進謂日見其新居謂常而不厭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者進德修業九三已備此則欲其及時以進耳

董銖錄　乾文言第二節

上下无常非為邪進退無恒非離羣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

葉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

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沈僩録

乾文言第二節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一